



# 文學與市場

## 當馬克思在倫敦遇到莎士比亞



小書房大天地：西方  
文學閱讀地圖

蔡明燁著/立緒文化/9904  
271頁/21公分/280元/平裝  
ISBN 9789866513237/812

……1606年歲末，倫敦灰濛濛的天空似乎永不間斷地飄著寒冷的細雨，在環球劇院（當地最豪華的劇院）首演的《李爾王》，如預期的成功，座無虛席。四十二歲已事業有成的莎士比亞，坐上馬車，穿過泰晤士河，回到市區內一棟高級的住宅，入門後將高帽與手仗交給僕人，直接進入樓上的書房，將整個身體的重量交給了堅實的椅背，在堆滿書札與劇本的書桌前，在閃爍著暖暖火光的火爐旁，陷入一連串的沉思——我今年劇院十分之一的股權，應該會比去年增加多少獲利？要不要買下家鄉那棟第二大的「豪宅」？該如何為父親申請一枚榮耀的「鄉紳紋章」？是不是須再擴大招募「宮廷大臣劇團」的新成員？要不要把劇團名稱改為更宏偉響亮的「國王劇團」？驀然間，一個念頭又將自己急速拉回，拉回到一種對生命內在觀照的省思與擔憂——自己長久來想闖出一番大事業的「雄心」，是否已蛻變成無法自主又毫無意義的「野心」？思及

賴俊雄 ◎ 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教授

此，立即從椅背坐起，拿起鵝毛筆，蘸墨，在充滿野心、迷信、罪惡、蠱惑與恐怖氛圍的未完成劇稿《馬克白》中，寫下：「人生如癡人說夢，充滿著喧嘩與騷動，卻沒有任何意義」。

……1860年歲末，同樣灰濛濛的倫敦天空，同樣飄著寒冷的細雨，同樣四十二歲中年的馬克思，搬到離唐人街不遠、僅有兩間房的破舊低矮小公寓。流亡到倫敦已十一年，因為生活窘困拮据，沒有經濟來源，數度搬家，女兒因病與營養不良而夭折，一家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勉強度日。妻子珍妮前陣子不幸感染天花，皮膚變黑仿若一頭黑河馬般，然而家徒四壁，角落堆了一札札自己的手稿（因為自己的字跡過於潦草，稿件總須妻子幫忙重新工整地謄寫一遍才能交付給出版社編輯），一些值錢的東西都仍然置放在附近的當舖中，無錢贖回，因此無法好好醫治妻子的病或提供任何營養的食品，所幸後來妻子逃過死神的魔掌，但全身卻留下了大小不一的脫痂後疤痕。馬克思依舊固執地拒絕像一般中產階級男人找工作來養家活口，彷彿這樣的行為是在資本主義的機器中，扮演讓機器運轉的齒輪，是「助紂為虐」的殺人行為。馬克思起身將一札最近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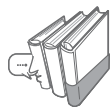
大英圖書館內完成謄過的《資本論》手稿，交給前來探訪的老戰友恩格斯，隨即高聲抨擊階級不平等的內在經濟結構，強調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的對立與鬥爭的關係。訪客走後，他靜默地回到簡陋的桌前，感慨但堅決地寫道：「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自身存在的意義，相反地，是人們社會性的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2009年歲末，倫敦依舊是英國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的樞紐，最大海港、首要工業城市和世界級的大都會。金碧輝煌的高大鐘樓仍聳立在泰晤士河畔議會大廈的北面。三點半，下午茶時分，難得的冬陽，一陣陣輕輕灑下，灑在臉上，化作一種難以言喻的喜悅，沁膚煦心。四十二歲的蔡明燁閉眼感受，雙腳因而止步於一家路邊Cafe前，鎖住腦神經內如倫敦地鐵般同時交錯行駛的意念，右手立即決定拉椅坐下，左手也欣然同意，點了一杯咖啡，伴隨著每日現磨現煮的全球化情境意識流，在精緻小湯匙的帶領下，螺旋地、漸漸地隱入咖啡中無邊的漆黑與巨大的靜默。心想著，離開臺灣來英國也十幾年了，雖然今年開始前就知道這會是個忙得不可開交的一年，但這樣的認知並沒有讓事情變的更簡單，因為還是得要度過每天湧進的高密度日子及情緒——與英國夫婿格雷從2月中旬在浙江負責組織諾丁漢大學的夏季學院，一直忙到7月底離開，從中國搬回英國，又從諾丁漢大學搬到里茲大學，買房子賣房子，現在終於在里茲建立了生存應有的連繫，安頓下來。此刻，對未來的自己人生旅程仍充滿信心與期待——期待下一個不一樣的種子、不一樣的土壤、陽光、

雨水以及不一樣的人生風景與喜悅。

舉杯淺嚐了一口現磨的香醇咖啡後，將一疊《小書房大天地》手稿從包包中取出，開始校對自己這一兩個月來，陸續整理製作的各類文學獎表格內容。突然，想起臺灣好友俊雄剛寄來對這部書初稿的評介：〈文學與市場：當馬克思在倫敦遇到莎士比亞〉。逐字讀完後，明燁會心一笑。其一，文如其人，俊雄連寫一篇讀後感言，都不忘他後現代的「後設」風格。其二、他宣稱《小書房大天地》（2010）與前兩本同性質的專書《英倫書房》（2001）及《英倫蛀書蟲》（2004）是當代華人出版界中，對二十一世紀西方文壇動態，最新穎、最豐富與最完整的報導與評析，或可稱為華人書市的「英倫三部曲」。明燁特別注意到俊雄文稿第三頁開始談及全書以文學為軸心，鋪陳三個交織互涉的有趣結構與世界……

一、文學之內的世界。本書「輯一/作家的心事」探討六位當代英美作家：梅意芙·賓奇（Maev Binchy）、馬丁·布斯（Martin Booth）、多麗斯·萊辛（Doris Lessing）、索爾·貝婁（Saul Bellow）、費·威爾登（Fay Weldon）以及大衛·洛奇（David Lodge）。每位傑出的作家各自擁有獨特的人生視鏡、創作歷程與藉由文本渴望表達的「心事」——或檢視複雜深邃的人性、或鋪陳生命戲劇起伏的際遇、或揭示各種「體制真理」與「現實真理」的反差、或展示多元異質想像的視野、或抨擊暴力與不正義的社會結構、或開拓精神世界的新疆域、或提煉人間喜怒哀樂的智慧。作者針對作家們的生平傳記、創作暨特色以及重要作品，提出兼



具客觀資訊性以及主觀感性的閱讀，讓讀者有機會進一步「認識」這些著名的作家。

二、文學之外的世界。「輯二/文學獎的背後」評介二十一世紀初，仍在國際文學界形塑中的市場機制與大獎文化近況——在黑格爾式的辯證論述世界裡，眾聲喧嘩，百花齊放，如柑橘獎、曼布克獎、科斯達文學獎、衛報首部作品獎、獨立報外國小說獎、科普文學獎、非小說類的文學獎、諾貝爾文學獎、普立茲獎、美國國家書評獎、美國國家圖書獎。除了逐一介紹與討論每個文學獎發展的宗旨、演變、近況以及最近得獎作品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爬梳整理諾貝爾文學獎百年來的發展史、整理出入個階段性的系譜樣態與蛻變：（一）1901-1910、（二）1911-1919、（三）1920-1929、（四）1930-1945、（五）1946-1969、（六）1970-1979、（七）1980-2000、（八）2001迄今，細膩的討論每一個階段的系譜情境與審查標準以及典範轉移的可能成因。

三、文學之間的世界。「輯三/隨筆與報導」巧妙地解構前兩輯中「作家」與「市場」的二元結構。作者以「讀者」之名，「隨筆」之姿，「報導」之聲，積極介入創作者內心世界與文學市場機制，穿梭游移於兩者之間，從大陸《冰點》週刊事件始末到暢銷書作者的荒謬事件、從一夜成名的藝術到自己參與社區讀書會的心得、從讀者遇到作者到作者遇到讀者的第一線感受。作為讀者的本書作者「即興」、「隨意」、「偶發」的參與及介入，使得整本《小書房大天地》世界內原本一網細架疊書札的固有二元秩序為之坍塌，緊緊細綁書札的繩索也因此

斷裂與鬆懈，書內一頁頁文字蘊含的豐富多元意義，遂灑落滿頁，於斯足見。

三輯中每篇文章各自獨立而完整，可隨興捧讀。開卷後，不難發現作者專業敏銳的觀察、獨特犀利的剖析以及洗鍊流暢的文筆。因此，讀者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瞭解國際間最新的文學整體動態與趨勢。此外，我們可以看到全球文學市場與大獎標準不斷梳理、引領、堆疊、規範、普及新時代的創作能量與樣態，而後起的作家們也不斷嘗試突破重圍，開闢自己的新市場、新技法與新標準。「作家」、「情境」以及「文字」成為文學深層的金三角動態結構關係。事實上，從維多利亞時代迄今，在莎士比亞作品「汗牛充棟」的各類批評與詮釋中，不難發現馬克思理論的視野。即使到現在，也仍有馬克思主義學者以馬克思的論述角度在詮釋莎士比亞的作品，包括威曼（Robert Weimann）、柯恩（Walter Cohen）與伊果頓（Terry Eagleton）。馬克思本身不僅熱衷於德國唯心主義，同時也熱愛英國古典文學。可惜的是，馬克思對莎翁作品的看法，至今似乎未有相關的研究問世。

馬克思唯物史觀中的「雙層（經濟與文化）社會建築」決定論告訴我們——各時代的生產工具決定生產技術，生產技術決定生產模式，生產模式決定經濟結構，經濟結構決定新文化的形塑。因此，網路作為後現代情境的獨特生產技術與模式，必然會「生產」出當今全新的網路文化與網路文學（如果網路不阻，相信不久的將來，明燁也將會專文報導一種專屬網路文學創作的「新興國際文學獎」）。試想，莎士比亞用電腦書寫、網



路蒐集資料、手機聯絡編輯、MSN獲得讀者的即時反應，那麼我們會不會有不一樣的《哈姆雷特》或《羅密歐與茱麗葉》呢？想是，社會經濟結構的唯物性並非文藝創作外在性永遠無法跳脫的「圈圈」或內在性命定背負的「原罪」。然而，我們必須承認，特定時空的特定經濟模式（或稱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總是對整個社會的文化與精神生活的形塑有一定的制約力，本書中介紹與探討的當代市場機制與大獎文化即是很好的例子。因此，文學創作似乎無法如水仙花般自戀地「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靈魂也無法封閉自我於社會意識形態之外而自我證成與完備……

倫敦的迷人夜色，在冬季時分總悄悄地提前落下——晝與夜、虛與實、故事與報導、序與本文、文學與市場之間不停更替交錯，跳躍時空，瓦解疆域、相互指涉。明燁

喝完杯內最後一口咖啡，收拾散佈滿桌上的書稿，起身結帳，走向夕陽西下的泰晤士河畔，駐足，凝視著四百年多年來曾陪伴莎士比亞與馬克思中年歲月流逝的潺潺河流，不禁思索著：倘若四十二歲的莎士比亞（文學創作者）真的有機會遇到四十二歲的馬克思（經濟決定論者），偉大的文學將成爲一種流行文化市場的交換價值、一種社會階級的上流意識型態、一種高附加價值的新商品？還是大時代的經濟情境與文化樣貌將成爲一種靈感的源頭、一種創作的動力、一種生命際遇的深層咀嚼與反思？

跨國資本主義的路燈開始一盞一盞亮起，行人匆匆，街上仍充滿一種大都會的喧嘩與騷動，泰晤士河的故事似乎從未乾涸，也從未停止流動，時時刻刻，即使在漫漫黑夜中……

